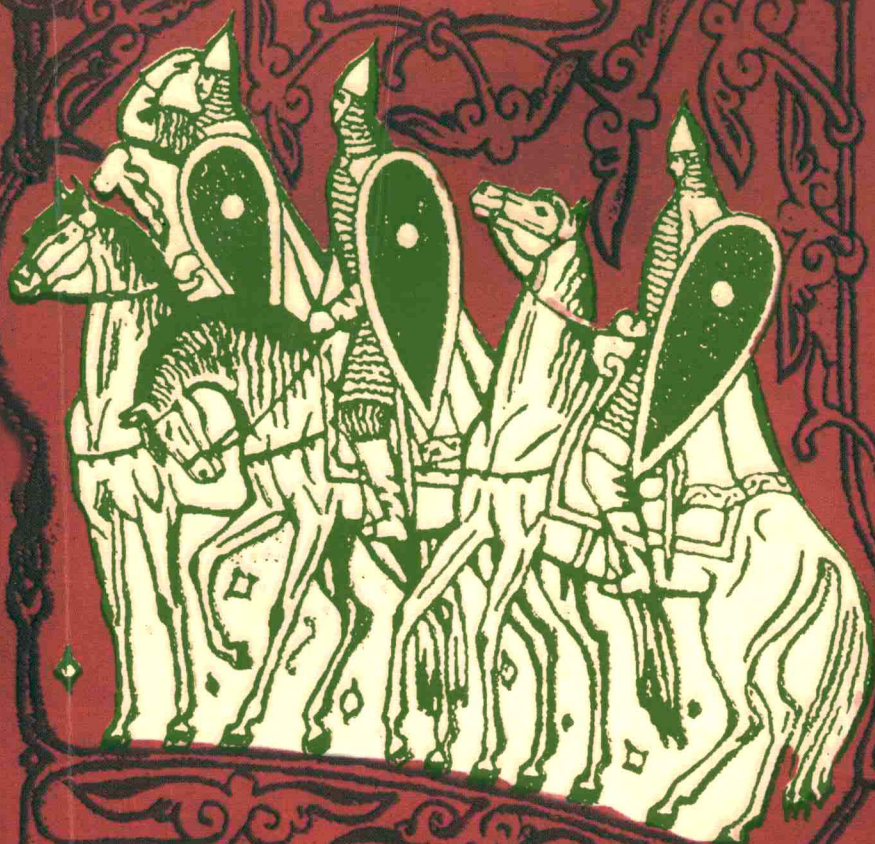


伊戈尔远征记

魏 荒 弩 译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伊戈尔远征记

魏荒弩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戈尔远征记/(俄)佚名著;魏荒弩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2

ISBN 7-02-002902-7

I. 伊… II. ①佚…②魏… III. 英雄史诗-
俄国-中世纪 IV. I511.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541 号

责任校对:冯南江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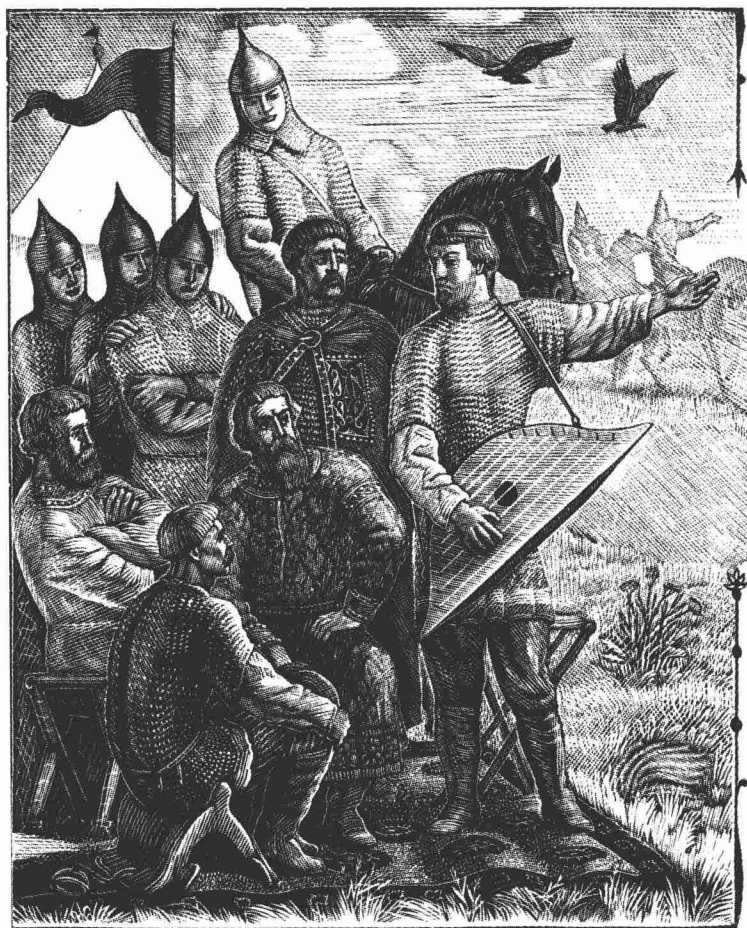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375 插页 7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10.00 元



插图作者：〔苏联〕法沃尔斯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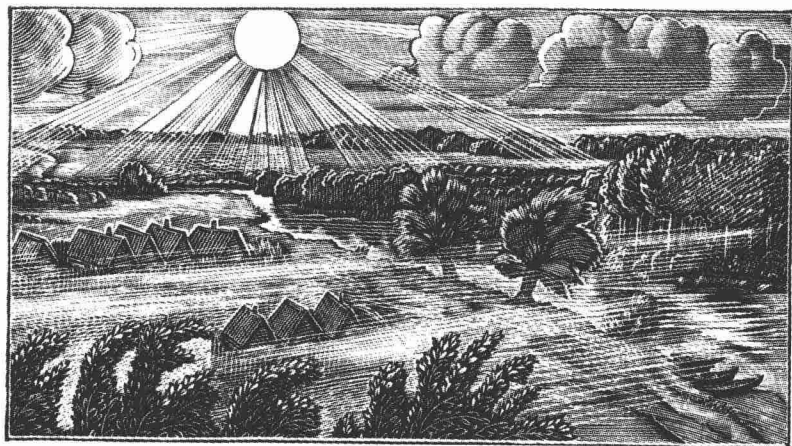
















译者序

《伊戈尔远征记》是俄国古代的一部英雄史诗。这一焕发着斑斓光彩的不朽诗篇，一直为俄罗斯人民所传诵。史诗里洋溢着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一切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

十八世纪末叶，俄罗斯社会对历史文献发生兴趣，纷纷搜集古代文物和古代文学艺术作品。《远征记》的手稿，就是俄罗斯古文物爱好者和搜集家穆辛－普希金^①，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雅罗斯拉夫尔的救主寺所发现的。但这一手稿显然是十六世纪的抄写人依据《远征记》原稿所临摹的抄本。这个抄本一直保存在莫斯科穆辛－普希金的家中，于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大火^②时，连同他的全部藏书均被烧毁。但在这之前已根据这一手稿临摹下几个抄本，其中还有一份献给了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此外，手稿在穆辛－普希金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筹划下，早在一八〇〇年已经正式出版，开始流传。

穆辛－普希金伯爵吸收了当时最优秀的通人识家，来研究《远征记》的手稿，其中有著名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卡拉姆辛。《远征记》的第一个版本极不完备，因为手稿上的一些字还没有辨认出来，有的理解得也不够正确，所以正文中还留下许多晦涩费解之处。但其中的一些历史性细节，随后则不断得到新的阐释。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原来的那些晦涩语言日渐得到辨识和澄清。当时的一些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

《远征记》。著名诗人普希金就钻研过它，而且留给了我们一些研究准备工作的草稿。茹科夫斯基、迈科夫、梅伊以及十九世纪的许多诗人都曾翻译过它。无论过去或现在，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俄罗斯的语言大师没有写过关于《远征记》的研究文章。这一类研究著作，总数当在千种以上。还应该指出，《远征记》已被译成所有斯拉夫民族和西欧以至世界各民族文字。其在世界文学上影响的深远可以想见。

《远征记》写成于十二世纪末叶，据苏联著名学者利哈乔夫的考证，当为一一八七年，正值古代罗斯形成一个封建割据之势的时候。许多的封建公国彼此仇视不睦，相互争夺领邑与高位；为了王公一己的利益，经常在进行着骨肉残杀战争。作为罗斯国家中心的基辅，其意义已日渐式微。

当时的加里奇、里亚桑、斯摩棱斯克、符拉季米尔-伏林斯基、符拉季米尔-节列斯基、罗斯托夫、诺夫戈罗德等公国力图谋取政治上的独立，极力逃避日益衰微的基辅宝座的影响，闭守着本土的一己私利；王公们连年争夺，陷入永无休止的兄弟阋墙的战争中。

王公的内讧，由于濒临在罗斯头上的波洛夫人入侵的危机，更加悲剧化、复杂化了。波洛夫人，一种突厥游牧民族，远在十一世纪中叶就占领了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和克里米亚，并深入到巴尔干半岛上来。这个民族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罗斯王公虽然在十二世纪初就屡战屡胜波洛夫人，但他们仍然不断破坏罗斯的城市和乡村，抢劫、残杀和平居民，甚至将他们掳去充当奴隶。因此，位于古代罗斯南部边疆的各罗斯公国曾不断同这一草原游牧民族作斗争。譬如，一一八四年，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对第聂伯河流域的波洛夫人就进行过一次规模宏大的征讨，并击败了他们，还俘虏了他们的汗

柯比雅克。又如次年由伊戈尔率领的征战，也就是《远征记》里所反映的这一次惨痛的远征。

原来，伊戈尔公未能参加一一八四年罗斯王公在斯维雅托斯拉夫领导下的那次联合讨伐。第二年伊戈尔便同自己的亲属——兄弟符塞伏洛德、儿子符拉季米尔、侄子斯维雅托斯拉夫——一起召集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没有同别的王公商议，便擅自向波洛夫进军了。伊戈尔面临着一个力不能胜的任务，即以自己的兵力冲过波洛夫草原，到达黑海海岸。编年史记述着伊戈尔军队进入波洛夫草原的行动，记述着初战的成功，以及继之而来的罗斯军队的溃败和伊戈尔公的被俘。再后，编年史还记述着波洛夫人冲进了罗斯国土。康恰克汗直逼基辅，包围了彼烈雅斯拉夫尔，攻占了许多的罗斯城市。另一个波洛夫汗戈扎（即戈扎克）则向普季夫尔进攻，破坏了许多村庄。这时候，基辅大公试图联合众王公，以便阻止波洛夫人的进逼。这一作为《伊戈尔远征记》构成基础的历史事件，便是这样。

但《远征记》的内容还不仅限于叙述伊戈尔的远征。作者只是把这次远征当作一个引线，其目的还是要描绘那由于国家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王公间的连年内讧和游牧民族的节节进扰所引起的人民贫困的大幅画面。十二世纪古代罗斯的严重局势，迫使作者想起了不久以前的祖国的光荣及其政治上的强盛时代。在《远征记》里，还描绘了一百五十年以来——即“从昔日的符拉季米尔”到“今天的伊戈尔”——罗斯人民生活的整个风貌。

作者以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的失败的远征为例，指出罗斯政治上的分裂已导致一个多么悲惨的后果。他时时打断自己关于远征及伊戈尔军队同波洛夫人鏖战的叙述，来回忆王公间的内讧，回忆他们怎样“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叛乱”，而邪恶的游牧民族怎样侵入了罗斯国土，狂征暴敛，进行骚扰。“那时候罗

斯国土上很少听到农民们的喊叫，但乌鸦却一面分啄着尸体，一面呱呱地叫个不停。”

伊戈尔远征的挫败、军队的溃灭以及接踵而来的罗斯国家的贫困——这一切，作者都认为是王公内讧和分裂的结果。王公们不与进扰的游牧民族去进行战斗，却彼此说着：“这是我的，那也是我的。”于是一个“忧郁的时代来到了”罗斯。

作者在《远征记》的第二部分，描绘了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罗斯国家热爱者的形象。斯维雅托斯拉夫对王公们表示，他们就是这一大家庭的成员，于是号召他们保卫罗斯国家。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给恩格斯的信中，在谈到《伊戈尔远征记》时，写道：“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③

《远征记》有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体现在史诗的艺术形象上。最鲜明的形象自然是江山娇美的祖国。作者正是通过这个辽阔广大的罗斯国土的形象，才得以把祖国必须团结一致、必须消除政治上的分裂这一思想充分表现出来。

因而也可以说，《远征记》作者所着意抒写的便是罗斯人民和罗斯国家。作者对它表达了自己最美好的感情，并进行了广泛而生动的刻画。

作者描绘了罗斯国土的辽阔幅员。他感觉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宏大整体。整个国家都呈现在作者的视野中，吸引在自己叙述的周围。当他提及祖国的时候，他便想起基辅、波洛茨克、车尔尼戈夫、库尔斯克、诺夫戈罗德、加里奇、普季夫尔以及其他城市。所有这些城市都在过着共同生活，某一处的事变，势必会在别的地方引起强烈的反应。作者通过其中的一些人物，夸张地把祖国的那些辽远的地方联合起来。而风、太阳、那有蓝色闪电在跃动的乌云、朝雾、雨云、夜莺在夜里的鸣啭、寒鸦在晨间的哑

啼、晚霞与朝曦、大海、湖泊、江河等等，构成了《远征记》事件所据以展开的辽阔而壮丽的背景，描绘出祖国的无垠无边的幅员。在雅罗斯拉夫娜的悲诉中，我们还真切地感到她的罗斯祖国大自然的辽阔，而且这些大自然也都分享着罗斯人民的喜悦和悲哀。祖国这一概念，在作者看来，那是一个把它的历史、城市、乡村、江河以及所有对罗斯人民表示同情的生动的大自然联合起来的整体。作者涉及的范围越广，它的形象也就越具体、越生动，连江河也复苏了，在开始同伊戈尔谈话；飞禽走兽也都赋有了人的智慧。作者用明睿的眼睛逡巡着罗斯的国土，他看见而且听见了在这片国土上所发生的一切。罗斯土地，作者认为那不仅是“国土”这个固有的概念，不仅是罗斯大自然，罗斯城市，而首先是定居在这个国土上的人民。作者提到罗斯农民被王公的内讧破坏了的和平劳动，提到那为罗斯而战死的军人的妻子们的恸哭，提到伊戈尔战败后全体罗斯人民的悲哀，提到罗斯人民财富的毁灭，提到伊戈尔归来后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们的喜悦。诺夫戈罗德—塞威尔斯基的伊戈尔公的军队，首先便是罗斯人民的子弟。他们为了保卫祖国，奔向了波洛夫草原；那是他们越过罗斯边境，要同祖国、同整个罗斯国土告别，而不是同诺夫戈罗德—塞威尔斯基、不是同库尔斯克或普季夫尔告别。“啊，罗斯的国土！你已落在岗丘的后边！”同样，伊戈尔的溃败，也使整个罗斯国家感到深深的悲痛：“弟兄们，基辅因悲伤而呻吟，而车尔尼戈夫也因遭劫在哀叹。在罗斯国土上泛滥着忧愁，沉重的悲哀在罗斯国土上奔流。”而当伊戈尔逃出囚禁重归祖国的时候，全体罗斯人民又是多么喜悦！

同时，作者认为祖国的概念也包括着它的历史。在《远征记》的开首，作者说他的“故事”要“从昔日的符拉季米尔讲到今天的伊戈尔”。在叙述中可以知道，作者通晓一百五十年内的罗